

□生活时空 孙志昌/文

清明柳色青青

清明时节,细雨如织,轻柔地拂过大地,也悄然触及我的内心深处。

记忆中的清明,总是与爷爷紧密相连。爷爷是一位勤劳的农民,每逢清明,总会携我一同去祭拜祖先。那时的我,对清明节的习俗尚且懵懂,只知道紧随爷爷的脚步。在祭拜结束后,爷爷会折下一根柳枝,轻轻插在我的发间,笑着说:“柳色青青,保佑我的乖孙儿平安健康。”

那个时候,我并不知道爷爷话语中的深意,只觉得那柳枝柔软、清凉,插在头上痒痒的,颇为有趣。如今,当我再次站在柳树下,

凝视着那随风摇曳的柳枝,心中却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。虽然爷爷已离我而去多年,但他的音容笑貌,却如同这青青的柳色,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间,是我一生不变的记忆。

小时候,爷爷经常用他那双大手拉着我,漫步于田间地头,教我辨识各种农作物,讲述它们的生长习性。那时的我,对爷爷满怀好奇与敬仰,认为他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。我总是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他,心中暗想,待我长大成人,也要成为像爷爷那样的人。

如今,当我再次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,

凝望那熟悉的柳色,心中却充满了无尽的思念。但我知道,爷爷的爱与教诲,如同这青青的柳色,将永远伴我左右,激励我前行。

我沿着小径,缓缓前行,心中满是对爷爷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。路边的柳树在春雨的滋润下,愈发显得生机勃勃。我伸出手,轻轻折下一根柳枝,置于鼻尖轻嗅,那淡淡的清香,仿佛让我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力量。

我深知,无论走向何方,无论经历何种风雨,那青青的柳色和爷爷的爱,将永远伴我左右,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□乡村美食 方华/文

春螺味美

春到中段,不但时令蔬菜争“鲜”恐后,各种河鲜、湖鲜也正是肥美之时。其中,螺蛳是此时节很受青睐的河鲜。

食螺,据说在两个时段最肥美。一是清明前后,一是中秋以后。清明时节,螺蛳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滋养,尚未怀子,肉质丰满且富弹性,甚为鲜美。及至春末夏初,螺蛳开始繁殖,不但多子硃牙,且味道寡淡。至中秋,产子后的螺蛳又渐渐恢复“身子”,重又丰腴。清明螺和中秋螺,因人的口味与喜好,各取所爱。

在江南水乡,人喜食春螺。有“清明螺,赛肥鹅”之说。一指此时节螺蛳之美,二指古时清贫人家因有春螺“开荤”,其味在寡淡的日子里自是胜过一只鹅的肥美。

曾经吃不起鹅的人家,在回暖的春水里摸盆螺蛳,放点葱姜辣椒煮熟,即是一盆久违的“肥”美。简单的,掬一把过冬的腌菜合煮,其味咸鲜爽口,也是美甚。

春日里,在渠边塘畔摸螺蛳,也是一种乐趣。三四月天,塘坝里的水还带有一丝凉意,浅水处,可以看到一只只螺蛳或吸附碎石或缓缓移动。卷起裤脚,脱掉鞋袜,站到水中,一边感觉春泥的酥软,一边沿堤摸索,不消一个时辰,就可收获满满。

春天,韭菜正嫩,韭菜炒螺蛳是寻常人家案上的佳肴。将新鲜的螺蛳肉与青嫩的韭菜,配上红椒爆炒,鲜韭去腥增香,螺肉汲取韭香提鲜,两者搭配,清新鲜美。

秋螺以大为美,春螺则以小为鲜。春天的小螺蛳,肉质更加细腻软嫩,鲜美爽口。烹饪螺蛳的方式也多种多样,如红烧螺蛳、酱爆螺蛳、香辣螺蛳……春食螺,有“一味螺蛳千般趣,美味佳肴均不及”之誉。

民间有“喂螺蛳过酒,强盗赶来勿肯走”的俗语,比喻螺蛳之味美。螺蛳之魅力,即便是尝尽了各种山珍海味的帝王也无法抵挡。南宋高宗赵构,某日去大臣家吃饭,这位熟知皇上喜好的大臣,备的珍馐中就有“姜醋生螺”“香螺炸肚”两道以螺蛳为原料的佳肴。

南方人喜食带壳的春螺,剪去尖尾的螺蛳,投入姜、椒、蒜等调料先炒后煮,辛辣异常,是街边排挡的必备。会吃的,将螺蛳用筷子夹住放入嘴边一喂,鲜嫩的螺肉和汤汁就轻松入口。有嘴笨的,只好用牙签将螺蛳肉挑出,只是少了“喂”的乐趣。喂螺蛳是容易上瘾的,鲜美的螺蛳仿佛就是唇舌上不能割舍的春日之吻,让人沉迷。

童趣



陈勇钊 摄

□往事悠悠 缪士毅/文

雨中蓑衣情

每当春雨淅淅沥沥之时,我总会想起那件伴随父亲劳作一生的蓑衣,脑海中也会浮现农家田头那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春耕情景。

蓑衣,曾是庄稼人的避雨工具。在尼龙雨衣没有出现之前,每逢雨天,庄稼人全靠穿蓑衣来避雨劳作。蓑衣跟锄头一样,在当时是庄稼人必备的用具。春雨中,庄稼人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手扶犁子,赶着春牛耕田,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春耕图;夏雨中,庄稼人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收割早稻,抢插晚稻,那是一幅夏收复种的农忙画卷;秋雨中,庄稼人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收获累累果实,那是一幅洋溢喜悦的丰收图;冬雪中,庄稼人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忙着为来年春耕作准备,图个瑞雪兆丰年。蓑衣,伴随庄稼人走过春夏秋冬,也留下了一幅幅乡村农耕画卷。

提起蓑衣,就会想起乡下老家房前屋后的几棵棕榈树。在我的家乡,蓑衣大多由民间手艺人制作,其所用的材料就取自庄稼人自己所植的棕榈树,称得上“就地取材”。老父说,家有几棵棕榈树,制作蓑衣的材料就不用愁了。每年,父亲总要亲自从这几棵棕榈树上剥下几张棕衣,晒干备用。编制一件蓑衣需三四公斤棕衣,对一户庄稼人来说,

需要几年积累。

在家乡,蓑衣有好几种类型,如“老鹰披”“老大”蓑衣等,根据劳作类型来制作。比如,“老鹰披”是为农田里劳作的庄稼人所设计,蓑衣前面短后面长,方便弯腰作业。“老大”蓑衣是给渔夫用的,渔夫需要划船,所以这类蓑衣袖子要长,在站立划船时手臂不会淋湿。就我老家来说,大多是务农的庄稼人,蓑衣就以“老鹰披”为主。蓑衣一般制成上衣与下裙两块,通过上万针串制而成,编制一件蓑衣至少需两三天。记得父亲曾请一位手艺人编制一件蓑衣,当时这位手艺人从早忙到晚,不时穿针引线,经过一道又一道工序,花了两天才编制完成。那密密麻麻的针线,让我看到编制蓑衣并不是件容易之事,不仅需要心灵手巧,还需要耐心细致。

蓑衣,这种“穿”越千年、逐渐远去的“雨衣”,正在淡出人们的视线。不过,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,特别是民宿的发展,现在的蓑衣不再是一种用来遮雨挡风的“雨衣”,而是作为一种传承耕读文化的“符号”,成为一种“艺术品”。而一些民间风物收藏者,则将蓑衣作为一种“文物”,乐于收入“囊”中。

春雨霏霏,蓑衣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记忆,也是遐思。

□抒情天空 魏有花/文

三月的乡村

三月的乡村
被花草草的妩媚
热烈地蓬勃着
被庄稼人耕种的欢畅
深情地柔美着

田地里劳动的身影
在春光里醉美
定格成三月美丽的油画
树梢上布谷鸟的歌声
在春风里悠扬
与农家劳动的歌声
渲染成最美的交响

一茬又一茬新绿
被春风赶着
在三月里聚齐
一波又一波花事
被春风催着
在三月的亮相

一树榆钱儿
站在农家的门前
热热闹闹地摇摆
陶醉了庄稼人的情怀
一窝春燕儿
偎在农家的檐下
叽叽喳喳地欢唱
祝福着农家的日子

位于杭州市临平区星桥街道的庆庄桥遗址公园,就在我新买的房子对面。一天,我步行去那边闲逛。只见公园一隅的草坪上,陈列着一座旱石桥,桥脚处立着一块石碑,上面记载着:“南北向跨庆庄桥港。三孔石梁桥,桥长6.79米、宽1米。桥西侧桥名两旁阴刻纪年‘甲子仲冬重建’。”

甲子,作为一个干支,每六十年循环一次,着实让人无法了解这座桥到底重建于何时。不过,桥名是确切的。那天,碰巧遇见一位古稀老人,他在改革开放初曾担任过村干部。从与他的交谈中得知,旱石桥来自庆庄桥港,但那条庆庄桥港已被填没了。我问,庆庄桥港原本在哪里?老人指了下远处的楼盘(那是我家新房所在地),说就在那个地方。随即,又指了一下庆庄桥遗址公园说:“那个公园原先叫‘小凉公园’,是以我们居住的小区名称命名的,后来因为那座桥移过去了,才改成现在这个名称。”

至于旱石桥为何取名“庆庄桥”?当地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:在晋代,星桥街道这一带为临平湖,与杭州西湖同为海迹湖,岸边有一个村庄,名为“庆庄”。当时的村民为方便过湖,建造了一座木桥。可后来湖水经常泛滥,村民就在木桥的基础上,改建成了一座石桥。这座石桥,便取名“庆庄桥”,一以村名命名,二是寓意庆祝。

庆庄桥的来源,大致如此。在临平,它不像广济桥,系古运河上唯一一座大跨度的七孔石拱桥,不仅是古代桥梁建筑的杰作,更是古运河文化的重要象征;也不像横跨于上塘河的五云星桥,荟萃了众多历史上重要事件和人物,且是星桥街道的命名来源。庆庄桥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桥,一座默默无闻的桥。

然而,每当我瞧见那座旱石桥时,总会想到临平区特别是星桥街道的过往。在我的心目中,庆庄桥已不再是一座曾连接两岸的实体建筑,而是一处承载着地域变迁的历史遗存——它镌刻着一方水土的独特印记,凝聚着一个地域的人文风情,从遥远的时空穿越至今,让城市留下了记忆,让人们记住了乡愁。

遇见庆庄桥

□展痕留处 卢江良/文